

鏡陽陰

輯三第 集劇短 刊叢劇戲國中

著 荒 雲

行印司公誌雅書品國中海上



1427

序

寫這樣一個劇本的動機是老早就有了的，但是，我沒有動筆，因為我沒有時間。

學校放假的時候，朱純同學來對我說，希望我能够寫一個切合同學們實際情況為題材，以適合學校演出條件為原則的這樣一個劇本，我答應了，但我仍然沒有動筆，原因是眼疾未癒。眼疾稍好，同時又接到了貓貓生病的消息，在不甚平靜的心緒下，我化了兩個通宵的時間，趕寫了這個劇本；寫成以後，我將劇本交給朱純馬耀駒同學，希望他們負責導演，同時，並廣泛徵求同學們的批評和意見，希望他們能多方面幫助我；不久，金主任昔明同志和朱純同學詳細的閱證了初稿，並向我提供了十多個非常寶貴的意見，在這些寶貴意見的指導和參考下，我重新修正了我的劇本，便是現在這一個。

要引以為憾的，是我仍然未能將本劇修正成爲他們理想的那樣完整，主要的原因，當然一是限於我薄弱的才力，二則是我在一開始寫本劇時，便受了自己主觀中「以適合學校演出條件」這一原則的限制，因之，當落筆時，我處處考慮到的是演員、化妝、導演、舞台裝置、燈光、效果等等客觀條件，而盡量遷就這些條件，我盡量縮短劇本，減少人物，收小衝突，遂使纏成「小腳」，「小腳」既成，若再放大，頗不自然，且需時日，因之，我只能就原

則上修正本劇，未能將它寫成多幕多景，增加人物，加強衝突，這一點，是的確抱憾的；雖然，金同志很讚許這個劇本，決定慎重演出，並一再鼓勵我擴大寫作。

思想鬥爭這一場面，我把它形象化了，這是一個試驗的創作，金同志說得對，這一場面固然是好，但可能影響到本劇的嚴肅性，同時，就心假若表現手法方式不好，會沖淡了劇中高潮。但我考慮了很久，仍然將這一場戲用活報類似的場面演出，我的意見是將思想鬥爭形象化，會使觀眾更清楚的認識到「蕭智才」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性，因而可以進一步認識他，分析他，批判他。另外，在初稿中，這一場面我本來還採用混合歌舞劇的形式，現在，這一點，我聽從金同志的意見，將它刪去了。

末了，應該感謝金主任同志和朱純同學們，以及中國圖書雜誌社屠詩瞻先生，沒有他們的指導，鼓勵，和幫助，這一個劇本是不會這樣順利的完成和出版的。

雲荒·八月廿七日。

陰陽鏡

第一場

人物：

蕭奇才 二十六七歲，某革命學校學生。

蕭壽文 蕭父，四五十歲。

蕭太太 蕭母，四十餘歲。

勞華 蕭家女傭，

老馮 蕭家老僕，六十歲左右。

丁愛蘭 蕭的表妹，二十多歲。

李正風 二十五六歲，蕭的同學。

時間：下午。

地點：蕭奇才的家。

佈景：蕭的臥室。台後壁右方有一門通室外樓下，（左右以觀衆爲準）後壁正中有一窗，靠

窗設有寫字檯一張，書櫥一架；寫字檯上設有無線電收音機，電話，文具等物；檯左壁斜放着一張臥床，床後方有一門通內室；檯正中放有圓桌一張，上放檯布及花瓶，和兩個高脚水菓玻璃盆；桌旁列沙發各一。

（幕啓時，老馮正在拖地板，年紀大了，似乎感到很很累，不時息一下，喘着氣，用手敲敲酸痛的腰板，正在這個時候，勞華由外上，手捧洗臉盆，盆內堆着各式各樣的水菓，看樣子，是剛洗了水菓上來的，兩手水灑灑地，左手指間還挾着一塊雪白的乾燥毛巾，這時，她走向圓桌邊，將盆子放在桌上。）

老馮：（下簡稱老）（看見勞華，覺得有了談話的對象了，咳嗽一聲）洗好了嗎？

勞華：（下簡稱勞）（用毛巾揩着水菓，然後一個一個放到玻璃盆上去，看了老馮一眼，隨便的口吻）洗過了！（看地板，又看老馮）怎麼？你地板還沒有拖好？

老：（咳嗽着，又拖起來）

勞：（關切地）老馮！你病好點兒沒有？

老：（咳嗽着，講不出話，只好搖搖頭）

勞：我叫你去看一看醫生，你老是不肯去！

老：（停住手，想講話，可是咳得止不住）

勞：（放下工作，上去替他敲背）

老：（忍住了咳嗽，喘着氣，用衣袖揩揩眼睛，感激的目光）勞華！妳……妳……

勞：要喝點水嗎？

老：（搖搖手）不，不，用不着了！（嘆息）唉！勞華！妳做妳的活吧！

勞：（又揩起水菓）

老：勞華！妳真是個好心人，勸我看醫生！（要咳嗽，好不容易才忍住）妳不知道我這是個老

毛病了，叫胡二爺他們打壞了的，治不好了，多息息就好了一點，累了就發，這兩天……

……（指地板，嘆息）唉！這兩天，太，太……忙了，太累了！

勞：（埋怨）簡直也是好笑，自己的兒子回家來住住，也要這末大驚小怪的，忙得像辦什麼

喜事兒似的！

老：妳也真是！大少爺上學去了以後，也有這末多日子，沒回家了！

勞：幾個月！幾個月算什麼！？像我，跑出來兩三年了！要是……

老：妳真是啊！人家是有錢人家啊！我們……

勞：（好像聽到樓下有什麼聲音似地，急急搖手阻止老馮談話）老馮！聽！……像是太太回

來了，快拖地板！

老：（指地板）我連這一回已經拖了第四回了，太太說的，要我拖得同寫字檯檯面那末乾

淨！（嘆息）唉！（吃力地拖起地板）

（門外脚步聲，談話聲）

蕭太太：（下簡稱母）（上，手捧大束鮮花，蕭壽文跟入）

老：老爺！太太！

母：拖了幾遍了？

老：這一回是第四回了！

母：怎麼還沒有拖好？樓下大廳上的地板還要拖一拖呀！

老：是！我這就好！（咳嗽起來，拚命忍住）

母：勞華！水菓都洗了嗎？

勞：洗了！

母：是用硼砂水洗的嗎？

勞：是的！

母：花拿去！插上！

勞：是！（接過花，插花瓶上）

母：瓶子裏有水嗎？

勞：早就放上了！

老：（拖好地板）太太！妳看！這樣兒行了嗎？

勞：早就放上了！
老：（拖好地板）太太！妳看！這樣兒行了嗎？

母：（看地板，不滿的神色，但是）算了吧！你快到下面去，把大廳上地板好好兒拖乾淨！
老：是！（提了鉛桶要下）

母：（叫住老馮）老馮！你叫阿王把三輪車推進門來好了！我不出去了！
老：是！

蕭壽文：（下簡稱父）什麼？妳剛才不是叫老王踏了車子去接姑老爺去了嗎？

母：啊！我好記心！好記心！簡直是忙昏了！（向老）那你下去吧！沒事了！

老：是！（下）

父：（鑒賞房間）簡直是忙了個大半天！（拍拂衣衫，搓搓手）

母：總該回來了吧！（看房間，得意）這一下，總算佈置得整整齊齊，收拾得乾乾淨淨，習才回來一住上，保險他呆了不肯走！

勞：放上了！

母：一個痰盂裏放半斤是嗎？

勞：是的！

母：（看痰盂）行！

父：（觀察房間，得意，手一拍）行了！行了！大功已經告成！

母：慢點！（一沉吟，想起）勞華！把我昨天晚上買回來的酒全拿進來！

勞：是！（下）

母：（向壽文）還有，我叫你買的人參、奶粉、維他命、魚肝油精、火腿、白木耳、麥片、燕窩、魚翅、美國鮑魚、西湖藕粉，你全買了沒有？

父：買，買，買了買了，全買！不過……

母：不過什麼？

父：我另外還買了一些高麗參！

母：買高麗參幹什麼？智才從小就不喜歡吃這個！

父：（小聲地）你不知道，高麗就是朝鮮呀！朝鮮現在打起來了，一打仗，東西就看漲，這

是我的老經驗，我買上了這未多高麗參，不外乎是事先囤積，包管賺錢！

母：你倒想得週到，怪不得叫投機專家！

父：（得意）我蕭壽文就憑這點本事！

母：別吹牛了！別得意了！

父：這吹什麼牛？我是從來……

母：現在東西不會漲了！不像從前國民黨在的年頭了！金圓券！銀圓券！一天三個價錢，現

在人民幣，放放心心好擺上一年了！我對共產黨別的地方不明白，可就這一點上，我倒

是佩服！

父：（不滿）你是個傻瓜！虧你還佩服？你看看！（指房間）這些房子，（指她手上的金飾）

你這些東西，是那兒來的？

母：我買的！

父：憑什麼買的？

母：（漫不在乎）憑錢！憑我這雙手！

父：妳胡說！

母：我怎麼胡說？

父：完全是憑了從前東西漲，一天三個價錢，我投機買賣賺來的！

母：真能幹！

父：別開玩笑！

母：開開散散心！

父：散什麼心？我一聽東西不漲，我就頭疼！我就頭疼！

母：吃點兒阿司匹靈！

父：不是那個頭疼！

母：算了！算了！不談了！不談了！

父：早該不談了！（以手撫額）頭疼！頭疼！（坐沙發上）

母：我說呀！

父：說什麼？

母：我說智才這孩子！在革命學校唸書，一定沒什麼補的東西吃！回家來了，就得給他吃一個飽，補補身子！

父：唉！我又要說了，當初就不該讓他們去進什麼革命學校的，家裏不算頂富，平安飯總還有一口吃，什麼大學不好進？徧徧要去進什麼革命學校？妳想想看，省得了幾個錢呀？

人苦瘦了，光是回家來吃點補藥，化的錢，就够他唸大學還有得多了！

母：當初？當初？又是當初？

父：真正是悔不當初？

母：瞧！好一個賈寶玉！

父：噯！你還是林黛玉！

母：林黛玉沒我這個福氣，我有兩個兒子呀！

父：（伸手）妳的兒子呀？

母：上學去了！

父：不回來？

母：要回來！

父：回來了又得走！

母：不讓他走！

父：他有腳！

母：腳聽腦袋的話！

父：他也有腦袋！

母：把他腦袋變一變！

父：變一變？

母：對了！變一變！變得不肯走！

父：好辦法？！

母：巧計劃！你瞧着！

父：反正當初不讓去，就省了許多麻煩！

母：當初？當初有什麼辦法？你不是不在？！你也勸！我也勸！勸不住有什麼用？小兒子也走

了！大兒子也走了！只留下了我們四隻眼睛！

父：四隻眼睛？

母：得！眼巴巴望着！還有，兩張嘴巴！

父：兩張嘴巴？

母：你怪我！我怪你！

父：不得不怪！妳瞧！（摸出一張相片）有才剛剛寄來一張照片，妳瞧！比從前瘦多了！

母：我看！（拿過相片）他信上怎麼說？

父：真奇怪！信上反而說他自己身體好！精神好！工作也挺有勁！我看！我們這兩個兒子都

是生成的勞碌命，有福不會享！

母：好了！好了！別再埋怨了！（放好相片）癩痢頭兒子自己的好，這一回總有一個要回家了！

父：只有二分之一！

母：二分之一也好！

父：簡直是蝕本買賣，還比不上養女兒！

母：女兒有什麼？一樣！對門趙師母的女兒！不也是參加了什麼革命部隊走了嗎？

父：我看這二分之一都靠不住，回家最多住上一個月，還不是又得走？！

母：作好作歹，咱們這一回得想法子留住他！

父：留住他？你有什麼辦法？

母：咱們給他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樣樣伺候到家，給他舒舒服服住上一個月，舒服日子過慣了，他自然就捨不得走了！

父：先留下二分之一！

母：對了！有了二分之一，再想辦法二分之一，把另外那個二分之一也弄回來！

父：兩個兒子都回來？

母：都回來！

父：好極了！

母：還有！（附耳低聲）

父：（連連點頭）

母：對嗎？愛蘭挺喜歡咱們智才的！

父：好極！好極！親上加親！

母：早點結婚，再添上個小的！

父：這就賺了一個！

母：你做了祖父，我做了婆婆！

父：此法大妙！

勞：（自外上，手拿大批瓶子，罐子）

母：（向壽文）你瞧！這是我給智才買的東西！（向勞）勞華！拿過來！

父：什麼東西呀？（起立）

母：瞧着！（從勞華手裏一一搬到圓桌上，搬一樣，說一樣）這是 R C A 水菓糖，這是 S W

咖啡，這是冰淇淋奶粉，這是司麥脫紐軋糖，這是紅茶，這是獅峯和龍井……：

父：真不少！真不少！

母：還有呢！這是八零八金邊撲克牌，這是司惠姆玻璃撲克牌，這是蘇州四喜齋的牌九，這

是聽子裝的三砲台，這一聽是白錫包，這一罐是水手牌，這一聽是大前門，這一聽是黃砲台，這一包是雪茄烟！

父：這末多的香烟，撲克牌！

母：還有，還有，這一瓶是威士忌，這一瓶是貴州茅台，這一瓶是紹興花彫，這一瓶是「琴」，這一瓶是「伏特加」，這一瓶是跑馬香檳，這一瓶是甜玫瑰！

父：好傢伙！酒又是這麼多！

母：你看！保險叫智才吃了喝，喝了玩，玩了睡，一個月日子過下來，你就是要趕他回學校他也不肯回去了！

父：你是用心遇到！有辦法！有計劃！

母：啊！累死了！咱們息息吧！勞華！你下去！把我今天和老爺買回來的東西收拾收拾，再，今天有客人來打牌，叫劉媽好好準備晚飯，菜弄得好一點！

勞：是！（下）

母：（坐沙發上）讓我想想，（屈指而數）吃的，喝的，玩兒的，穿的，用的……

父：我還想出去一趟吶！

母：有什麼事？

父：還不是上舖子裏去，這一向生意慢慢忙起來了！

母：對了！我聽潘經理說，這一向做生意可以賺點錢了，是嗎？

父：錯是不錯！

母：那你怎麼還是不開心吶？

父：我是想跟從前一樣賺大錢！

母：別去了，別去了，你打個電話去吧！今天一是智才要回來，二不是我已經約好了你妹夫

到家裏來打牌了嗎？

父：（敷衍一下）好！就不去，電話我是已經打去過了！（坐沙發上）

丁愛蘭：（下簡稱丁）（上）舅舅！舅媽！

母：呀！你來了！我們正說到你爸爸，你爸爸來了沒有？

丁：他一會兒就來！

父：學校考過了沒有？考得怎麼樣？

丁：真倒霉！現在考大學也要考什麼政治，什麼思想的，我對這些東西，就最沒有興趣，要

是考別的，我倒還可以馬馬虎虎，應付一下，呃，表哥回來了沒有？

母：他今天要回來，學校裏總算是放了一個月假！

丁：只有一個月？爲什麼別的學校都是兩個月？！

父：有一個月都算是好的了！